主　席：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柯思仁副教授
主讲人：卢玮銮教授
题　目：签名本的多重意义

主席，各位来宾，今天我来到这里，我既不是以作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学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爱书人的身份来讲下面 这些话，题目叫作“签名本的多重意义”是配合今天开始在这个大学里头举行的签名本的展览来发的。签名本本身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签名本是签在书上面的。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是爱书人对签名本的情意结。先不要说签名本，一个爱书人本来对书就有斩不断的情意结。刚才陈教授说明星要花很多钱，不惜工本去买化妆品。爱书的人简直不吃饭还是要买书，这几十年养成了这个习惯，我买书买了很多。好了，退休了就把书送出去了，以为一了百了，以后跟书没有关系了，哪里知道每一天经过书店，看一看，脚又跑进去了，手在动，拿钱了，这个情意结实在是很可怕的，所以一旦进去，深不可拔。但是对于签名本本身就更多意义了。所以今天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不是一个研究者，也没有任何的理论根据，只是几十年爱书的一个经验而已，所以在这里先表示我没有任何的理论，但是我要向诸位请教的是你们爱书的情结是不是与等下我讲的差不多。那我先讲一些人都是同爱的人，对签名本本身的感觉是怎么样。

I.　爱书人对签名本的情意结

冯亦代《书痴说米舒》

冯亦代先生，我想在座的很多都知道他。他是翻译家，也是作家，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替一个藏书人，年轻的藏书人写了一篇序，里头就说，他说如果我找到一些我的朋友提给我的赠书的话，心头怦然，友情来得不易。他签一个名。赠一本书给我的时候，就注满了友情的题字，令我神往。藏书其实是收集历史和因之而派生的感情。对书本身，当然是有历史的记载，但是如果有签名的话就更厉害，因为里面饱含了书的作者跟收书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第一。如果那个收书人几十年之后，打开书，一摸说，看见那个赠书人的名字和题词，心里头就怦然心动，这个是真的。而这种感情就从“人，书；人，题字”之间，发生了很饱满的感情，所以我就着冯先生的一段话给大家看。

唐弢藏书特色

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里面的大藏书家就是唐弢先生。唐弢先生现在的书都已经献给文学馆了。据研究的人说，他（的藏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别人签名的本子最多。不完全的统计大概有六百多种，唐弢先生自己也说过他很希望他的书都有作者的签名，当然他去买了一本书送给朋友请他签，有的。他去买书的时候特别会注意那些有签名的本子，这个也可以不用讲的，因为现在你们在坊间也可以买到几本关于唐弢先生和签名本的记录，可以翻来看看

金峰《谈谈签名本》

这个人奇怪，你看看这是 2007 年才出的，这个是年轻人，最近出的。他不是学者，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读者。突然间他发觉如果他买书可以找到作者帮他签名不是很有趣吗？他就拼命的买了书，然后去找那些还在世的作家请他们签名。那个作家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签了以后，他现在也有六百多种。那个也不容易，两年多的时间签了 600 多种的书。我想他不认识那些作家的，偶然认识，特别他去敲那些老作家的门，那些老作家也不认识

他，但是有年轻人爱我的书，也很高兴，所以就给他交了个朋友。所以他说现在很多老作家已经死了，但是看见他那珍贵的手迹，每本书都凝聚了我跟老先生的深情厚谊，这也表示着一种情，你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冯先生也说到情，这个也说到情，不是物质的问题，而是情的问题。

这个是因为爱，所以才珍惜签名本。我还算是个爱书的人，也算用书的人，所以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那些签了名的书本对我们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

I. 研究者可用资料

1、作者自题表白写作动机、心迹

有一些作者在题签时，在送给人的时候，往往会将写作的动机、写文章时内心的想法等写到书里面。我们看看，这些书有些是我自己收到的，有一些是我用到的，就是利用他题签的那些资料来帮助我的研究，也有一些是现在出的这些书影。大陆出了好多好多，我好开心。因为买不到书，看看样子也很好，等于有一些迷明星的人，看不到照片买张明星片也很好一样，就是可以看看。

陈子善《文人事》题

这个也是一年轻的藏书家叫彭忠。他也买好多书。他看见陈子善……我想懂得书的人都知道这位也是藏书家，也是发表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比如张爱玲的很多不愿意让人见的那些年轻时的作品，都是他发出来的。所以他就请陈子善先生给他签名提书。陈先生很客气，他说，“这本书是出自八年前，八十年代自九十年代上半年所写的考证的文字，其实都是不好的东西，但是蒙这个书友不弃，把它买来收藏，所以我要写”。你看这里有一个字很奇怪，他称这个人叫做“书友”，不是朋友啊？！ 是因为书的关系而他们交往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表示。如果看着本书就知道这是八年前，陈先生从八十年代自九十年代所写的东西，那个可以有根据可查，就知道他这段时间考证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要研究陈子善，这个是用得着的。

周良沛《香港新诗》（1989 年）

这个是香港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太多的认识和兴趣，但是我就很有兴趣。这个阿蓝是我们香港的巴士，巴士就是计程车，公共汽车的工友。但是很年轻就写诗，是一个很著名的诗人。他跟谁交往呢？周良沛，他是四川人，也是个中国诗人。他们两个怎么认识我不知道。但是周良沛在 89 年前后就编了一本叫做《香港深思》，是诗选。这一本书是第二版，他就说这个《深思》终于再版了。因为《深思》不好买，没有人看，用“终于”就是表示熬过去了，还是卖完了，就表示着一种状态，一种生存的状态。以前印多了一点点表示销路比较好一点，然后这是我们的安慰，能卖到书，有人看那个新诗，就表示香港的诗还是有人看的，然后他就觉得安慰，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才有第二版，我才能够把这一本送给你。所以你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你是诗人。阿蓝是诗人，所以他也选了阿蓝的诗在这本书里面。奇怪阿蓝还是在香港，周良沛也还是在四川，他偶尔也会到香港来。这本书我在旧书摊买的，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早就把他扔出来，落在我手里头，那也好，反正我是研究的人，有这个就表示有一个新诗的书的凄凉的经过。因为我怕大家看不清楚，所以就给大家看一下。

蒋芸《热线》（1976 年）
好了，这个可能你们更不认识，这是一个女作家，从台湾到香港定居的蒋芸。这本旧书本身是他从台湾刚刚到香港来的时候，香港出版社给他出版的一本书。但是一下子也不知道，可能给他印一千本，可能是五百本销掉了，没人要就把它销掉了。所以我很早就买到这本书，放在我书房里头。有一天我看到蒋芸，她现在都不写作了，她在卖化妆品。她一看到我就不再说你写什么，我写什么，她说你皮肤不好。她说你用我的化妆品，但是对不起、对不起她。那天我就把书给她看，她就这样说："四十年前的旧作再出土，令我汗颜。"这是一个作家变了另外一种职业后，四十年后再看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种感叹，也可以说是一种感觉。如果你看这本书是不是已经突然间有了感情，有了个性。如果追查下去，还有一个作家变成卖化妆品的人在这个商业社会里头，一个故事。

周蜜蜜《蜜意》（2000 年）
这个就更旧。其实我不太愿意送书给人家。你很真挚的送给人家，但是呢……这本书是最近我在旧书摊用五块钱买来的。周蜜蜜是我们香港的儿童作家，也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个散文家。她把这本书（送给……），我不好意思（说出名来），因为两个人都在香港，我居然在这个书摊买到，然后我就把这本书给周密密。周蜜蜜就说六月二八日在小思老师家奇遇此书。当然是奇遇啦，她本来送给阮先生，居然（在我家）……我不是偷的，我是买的，放在我家里头实在惊讶。这个惊讶也倒是惊讶，因为刚刚送给人家，居然会在我的书房里头。所以她就有感叹说："书世界与人结缘，原来如此。"本来我要送给另外一个人，现在居然在我的手里，不是缘分吗？她说原来如此。"一悟"，我不知道她悟什么，就是以后不要送书给人家吧？你喜欢就去买吧，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些是不是有趣？不要说要研究，但是这些是每一本书、每一个签名、每一个题词都有很有趣的故事，那本书就变成多重的意义。

罗孚（辛文芷）《风雷集》（1959 年）
这个跟新加坡没关系。跟香港很有关系。这本《风雷行》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香港大公报，就是左派的报纸，一个奉命要写批判文章的总编辑，他化了名，要写一些抗英，就是要反抗英国政府，就是要反抗暴力的东西一大堆，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就把它收成集子。时间一过，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大家回头一看，一场闹剧……这个老先生不知道我会把这两本不能见人的书收来，而且还请他签名。什么时候签名？是他被共产党……对不起。因为判过罪，抓到北京混了十年，放回香港之后，他爱国，他写了好多文章支持国家。然后他坐了十年牢，不是牢，他软禁他。然后回到香港来，我把这本书给他看，感慨万千。我说你不要感慨，赶快写东西。他写了，他的书名叫做《风雷集》，就是毛泽东的"九州生气恃风雷，壮语豪情何补哉。"有什么补救呢？你说什么大话呢？十年过去大家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今日重读"，我觉得书名还可取，他用一个笔名叫做"辛文芷"，他是谁？可能关心香港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大公报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陈教授：把他当特务管住了），管住了，不是坐牢，是管住了。他用了笔名。他说因为他也在香港，他也知道新闻纸，报纸，他用这个名来说明。你看这里是不是也有一大段的故事，一个爱国人的故事。

杭约赫《火烧的城》（1948 年）

这个就比较难看到，但是唐韬先生的藏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诗人，也是后来画那个书籍封面很著名的装修家杭约赫（原名曹辛之，九叶派诗人。译者注）。他就说这本书他写的很不好，印的也很不好。但是既然是印了出来也只好厚着脸皮送给朋友，请你们指教，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印的一个比较好的，我再来弥补因匆忙跟懒惰给朋友带来的眼睛灾难。这个是很幽默，也表示他跟唐弢先生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我觉得从提名中可以看得出书跟作者、跟受者之间那种关系的复杂，那些都很有趣。

2、从题签中见赠者与受者关系

这个跟着也看出这个关系的问题，**赠者与受者关系**的问题。

萧乾赠戴望舒《小树叶》（1937 年）

这本书很重要。我告诉你这本书差一点累得我要进医院。有一天我到旧书店老板坐。书店老板就说今天我送你一本书，是送的，不卖的。他一给我，我一打开，我心脏病发。是真的，吓得他们要死。因为研究三十年代中国作家到香港的活动是我的研究重点。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现在在我目前，在我手上的是两个大作家，就是萧乾把他的作品送给戴望舒的签名本。他们两个当时还在香港，“香港”两个字，我心脏病不发不行了。（他是什么时候送给你的？）这本书是去年送给我的，所以我还没死去，还好。那一本书我很感谢那个人，因为他说如果要卖出去一定很贵，但是他说我知道你是研究这个范围的人，我就送给你。所以我说那谢谢。因为这里有个很好的证据，就是戴望舒跟萧乾两个人同时在 1938 年的香港，然后他们两个的关系就是大家都在香港编报纸的副刊。戴望舒编的是《新岛日报》的副刊，而萧乾是编《大公报》的副刊，萧乾把这本书送了给他之后，就离开香港大公报，去了英国。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证据。而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这好像做梦一样，突然间就好像投进 193 几年的两个人就好像在我面前，那种感觉好像太……我现在都很……

侣伦赠夏衍（双城文艺关系）《岛上》（1930 年）

这个又很重要了，刚才那个不要钱。（观众：刚才上面题的是什么？）题字没提什么，就是说戴望舒校正，好了，行了。刚才说不要钱，这个是我用钱抢回来的。这本书更厉害。我是研究香港现代文学的发源的历史。我手边有一本《岛上》的第二册。因为你知道香港这个地方出了书卖不完就销掉，三十年代也没什么人注意这些现代文学的东西，也没有人会把它收起来。所以要找二三十年代香港的文学的杂志，难啊，简直比登天更难，但是三十年来我都陆陆续续的收了一点，我收了《岛上》的第二版，我知道只出了两版，这些人就星散到别的地方去了，改行的改行，做别的事情的做别的事情。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在二三十年代，1929 年的时候要出这种杂志呢？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想如果能找到创刊号，上面不是有一些创刊序言这些，一定知道这群人为什么要在香港这些地方出这种犯不着要出的亏本的东西，这个第一。第二就是我一直在想，他们这群人在香港没有什么影响力，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现代文学呢？一是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很多人就研究上海跟香港的双层关系。就是说香港的现代文学其实是与中国上海挂钩的，向中国上海学习的，有什么证据？ 这本书是我去年在网上用一千块钱抢回来的。我从来知道不应该做这件很豪华的事情，但是为了香港文学我愿意做这些事情。但是还有一点重要。你看那签名，是谁呢？是这本杂志的编辑侣伦，签给谁？沈宁是谁？沈宁就是夏衍的笔名。当年夏衍就在

上海，侣伦就把第一本出版的杂志，从香港寄到上海去，然后请他指教，然后这个就是很有力的证据，就是侣伦跟上海的文化人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本书我必须要拿到手，我摸了多一年吧，我就会送到图书馆去，因为这都是公器，但是这些东西你不买就没有了，真的。所以这是我应该说是我这几年来最得意的，买到这本书。

3、收藏者特意要求作家、编者解题。

好了，另外一种也是一个研究。那个研究是怎么样？是有些收藏者……刚才我不是也说我送一本书给罗孚要他签名吗，但是有一种不是这样，是真的需要的。我是玩玩的，我其实是跟罗先生开个玩笑说，你看，你现在看这本书有什么感觉，是跟他开玩笑，但是在上海的图书馆有一个张伟，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张伟这个人 20 年前我在上海 ……对，他是徐家汇的旧书楼、藏书楼里头的负责人。他有心，80 年代初我到上海的时候，他就找我，他说李慧英先生是不是在香港，李慧英就是东北的作家。他说我手边有一本他当年年轻的时候编的杂志，我想请他们签个名，但是我把书带回香港的时候李慧英先生已经老了，已经爆血管，不能动笔了，所以我就把原书还给张伟先生，但是后来发现他对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

许杰《华侨努力周报》

这个很难看是吗？这个我特别因为这次来新加坡所有我就找一本是跟南洋有关系的杂志。这个是上海小说家许杰他编的一本杂志。我怕你们看不到，如果你们等下有兴趣的话才可以看这个。许杰老先生几十年后看见自己年轻时编的一本杂志，他很开心，写了好多好多字在上面。这就是《华侨努力周报》。这个说明在刊物上没有出现过的三个什么人在编这个刊物。研究的人就很开心了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是谁编那个书的，现在知道。还有这个是福建华侨去菲律宾办的报纸，就是福建华侨到菲律宾去办的报纸，然后一年后搬回上海再出版的一份杂志。你看三地的关系，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有收藏的人有意识的希望找到一些当世人给他说明一下，这个是研究最好的方法。

凌鹤

这个人我不认识，凌鹤。他说本来是搞一个电影杂志的，在上海搞电影杂志的。张伟也把杂志给这个凌鹤先生要他提一下，要他提什么呢？提因为……你看前面不是有一封信吗，看不清楚的，以后你买这个书来看就行了。就是鲁迅先生，他给鲁迅先生写的一封信，那里面提到好多问题。原来这个电影杂志是三十年代，那个凌鹤编的一个杂志。但是因为那个杂志是左派的，三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不准他卖，所以他就用这个不受审查的试刊本来出现，就是不拿去受审，然后只有三期。这个人三十年代自己亲手编的东西很多感慨。还有这个，这个最有趣。他说我在文章引了鲁迅一封信。这封信里面提到对田汉有责难之辞，他出版的时候认为不便，做研究的人就很狠这种情况。如果你小心看，应该看不到。是不是那里有个空空的地方？是不是有空的地方，原来那里就是鲁迅提到田汉这个人不知怎么样。他就很怕，不好意思，他就出这本杂志的时候，这封信提到田汉的名字他就用白纸蒙了。如果研究的人就很生气，这个是什么东西，他自我检查。这是很有趣的故事。“剩下空白示意”，示是什么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还有一点，他说你不知道若英是我的化名，这篇文章本来就是我写的，不过我用一个笔名来写。在座如果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我们最怕是笔名，多得不得了。然后如果他是最第一流或是很受重视的作家，还很多人

可能去替他翻出来的笔名是什么。无名无姓的人突然间有这么多的笔名，你怎么找？茅盾在香港一年多用了 70 多个笔名，那我去看了都不知道是他，等过后了以后，才知道是他，怎么去找啊？所以现在有电脑，有扫描，有分类就方便。现在如果你们要看茅盾在香港写过什么文章，一进中文大学的那个网，一打“茅盾”，什么东西都出来了。这个就是不用浪费人的生命，这个是很重要。

4、自用书的签名本，可见专藏兴趣

有人买了书以后，就自己签个名，几月几号买的，很多人。我从前都是这样，后来不敢了，我怕丢掉还是流落在什么地方。我在香港买到最多签名……从前，不是现在。最容易买到的是一个人的签名本，是金庸。为什么？因为他从前是搞电影，他买了好多关于电影理论的书。买了以后，他后来就写武侠小说，这个就丢掉了，整批卖到书摊去，结果我就可以买到。如果你们在中文大学图书馆里面也可以看到好多好多这种书，这个我不提了。可以看得见金庸有一段时期，他的兴趣都在电影方面，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余思牧

然后有一些人他的签名签得很奇怪，给你们看看，给你们看在哪里，在书的后面，还是很遮的地方。我很便宜买这本书，因为那个卖书人也不知道那里有一个签名，所以去买旧书的人都要面没表情，好像没什么的，这个不要。其实心里就有很紧张，赶快赶快。这个人，其实我也没看到这个名字，我是因为这本巴金翻译的，这本书现在很难找到，很稀罕的书，那我就便宜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后面一翻，后面看了这个签名，这个是谁？这个是最早在文化大革命巴金还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在香港已经开始研究巴金的余思牧先生，这就是他签名。平常人也没有写余思牧，只写思牧两个字。因为我跟他通信，我认得他的签名。所以要掏旧书记性也要好，记忆力要好，那我赶快就把它买回来，这是我第一次看人家签名签在这个位子的，一个版本，所以很奇怪。

金圣叹（程靖宇）

好了，这个版本，这本书不是签名那个人，这是一个台湾出的曹禺明的回忆录。但是我买的时候，我打开后面竟然有藏书人，这个叫金圣叹是香港的一个杂文家，他本来叫做程靖宇，是在中文大学教历史的。他原来竟然把这本书看完以后，就写一封信给柳春仁先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写在这里，大概他写完以后，抽出来就寄，也不一定。这是一个他看这本书的感想，就是阅读报告。写了以后本来要请柳春仁先生看的。这本书我也是在旧书摊买到的。他老人家一去，他的儿子就把他的书扔掉，我就在旧书摊买到的。这也看到藏书人他怎么看这本书，他有一些很重要的观点，都放在里面。所以我常常告诉图书馆的负责人。我说如果你收到一批书，里面打开有一张纸头，千万不要扔掉。因为那个可能就是读书人一生的看这本书的一些关键的见解在里面。我也看到过许地山先生的一批书卖了到澳洲去，澳洲的图书馆藏了以后，我们香港大学有一个研究生到那边去看书，一翻居然里面夹着许先生看这本书的笔记。书不能偷，那张纸他给偷回来了。这个不好，当然是不好。但是我就说如果在图书馆里的管理层都注意这些，这些是很重要的。

I. 市场中的善价而沽

到最后我们爱书的人都没资格去买书。因为最近这十年，旧书在内陆就是中国大陆大量的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爱书。有钱的人爱书，那不得了。他们不知为什么买书，就是有钱

我就买啦，所以刚才那本一千块已经便宜，已经够便宜。大概他们不知道侣伦是谁，也很多人不知道香港的东西没有那么宝贵。大概炒到一千块就停手了，我才能买到。但是在最近在祖国的大地上，流行一种网上的拍卖。我在香港买五块钱的一本书，他们可以在网上拍到一千多块钱。你说我们穷的爱书人是不是注定失恋？没法子。

巴金《随想录》编号特装本

1991 年巴金有一本编号的签名本，最初我还以为我看错了，也打多一个圈，一万三千六百块钱。你爱都不要，有心没金不行。

作家签名本作卖点

现在就知道了，原来签名本这么好，所以很多作家有首发式，就是首发当天就是在书局里头排队来签名，每个人都可以买一本书让他签名，这个也很好，表示那个读者有心才能排队，才去买一本书，在让他心仪的作家在书上签名。也有一种就是书局就是觉得可能签名本卖得比较贵，所以他就拿一套书给那个作者，请你签个名，签了名以后再卖到书局去。我在香港也买到好多江泽明先生泛用的书，都签了名，但是本来十五块钱，变成了二十五块钱。那就表示那个作家的签名值十块钱。所以这种消费的人，有消费的人有价值，但是我觉得还是爱书的人如果买到好书，让那个作家在上面留了一点笔汁，然后几十年之后，摸一摸，摸起了从前的一种情义、回忆，还是值得的。谢谢。